

民

国



白
巍
著



人

物

齐白石

兰州大学出版社

大

系

艺苑奇葩——

齐白石

白 堯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DP86/17

艺苑奇葩

齐白石

白 巍 著

于泽俊 策划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216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七二二七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74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ISBN7-311-00960-x/K · 111 定价: 10.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家世.....	(1)
启蒙.....	(6)
牧牛童的欢乐	(13)
第二章 民间艺人	(21)
芝木匠	(21)
残缺的《芥子园画谱》	(27)
拜师学画	(32)
第三章 全面发展	(38)
新的起点	(38)
齐美人	(49)
龙山七子	(61)
入王湘绮之门	(73)
第四章 文人画家	(81)
五次出游	(81)
结识陈师曾.....	(102)
衰年变法.....	(117)
卖画京城.....	(136)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56)

闭门不出·····	(156)
拒售作品·····	(166)
去留的选择·····	(180)
第六章 耄耋之年 ·····	(193)
走出家门·····	(193)
丰产的一年·····	(202)
荣誉与成就·····	(209)
后记·····	(215)

第一章 少年时代

家 世

齐白石，生于1864年1月1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湖南省湘潭县人。

按齐家辈份的排法，齐白石这一辈为“纯”字辈。于是祖父为他取名纯芝，字渭清，又字兰亭。后来他做了木匠，人称芝木匠。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27岁时，他拜胡沁园、陈少蕃为师，改名为齐璜，号濒生，又号白石山人。可大家叫他时，都略去山人二字，只叫齐白石。他就遵从大家的叫法，改称为齐白石了。

齐白石一生刻印作画，还用了许多别号，除白石山人外，据他回忆：

其他还有木居士、木人、老人、老木一，这都是说明我是木工出身，所谓不忘本而已。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是纪念我老家所在的地方。齐大，是戏用“齐大非耦”的成语，而我在本支，恰又是排行居首。寄园、寄萍、老萍、萍翁、寄萍堂主人、寄幻仙奴，是因为我频年旅寄，同萍飘似的，所以取此自慨。当初取此“萍”字做别号，是从濒生“濒”字想起的。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是表示我随

遇而安的意思。三百石印富翁，是我收藏了许多石章的自嘲。^[1]

齐白石的祖辈世代务农。据《白石老人自述》，其祖上为江苏省扬州市人氏，大约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迁到湘潭。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年），齐白石的高祖齐添镒，把家从晓霞峰的百步营搬到杏子坞的星斗塘。曾祖齐潢命，排行第三，人称命三爷。祖父齐万秉，号宋交，生于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大排行是第十，人称齐十爷。他性情刚直，疾恶如仇。他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兴盛衰亡，憎恨那些横行乡里的湘兵，曾忿忿地对人说：“长毛并不坏，人都说不好，短毛真厉害，人倒恭维他，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齐十爷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去世，享年67岁。祖母马氏，生于1813年，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嫁给齐十爷，人称齐十娘。她10岁时母亲去世，跟着父亲马传虎艰难度日。她温顺善良，吃苦耐劳。1902年1月28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去世，享年89岁。

齐白石的父亲齐贲政，号以德，生于1840年2月1日（清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敦厚憨直，语言不多，是个胆小怕事、遇事宁可自己吃亏的老实人。1926年（民国十五年）8月12日辞世，享年88岁。母亲周氏，生于1845年10月8日（清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八）。娘家住在离星斗塘不远的周家湾。周氏的父亲周雨若十年寒窗苦读，饱学经书，是百里乡间闻名的老夫子。他秉性耿直，不趋炎附势，尤其对当时清廷统治的腐败，科场的黑暗深恶痛绝，于是绝念仕途，隐居乡里，成为一个过着清贫、淡泊生活的教蒙馆的先生。也许是现实生活的影响，他摒弃了门第之见，决定把女儿嫁给勤劳、善良、能自食其力的农民，而不愿女儿嫁给一个空有学问，却不能以此养家的书生，过和自己一样清贫的生活。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17岁的周氏与齐以德结婚。旧时湘潭乡间有这样的风俗，媳妇娶过来的头天，婆婆要看看媳

妇的嫁妆，叫做“检箱”。周氏娘家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自己觉得有些寒酸。婆婆也是个穷出身但能撑得起家的人，对她说：“好女不着嫁时衣，家道兴旺靠自己，不是靠娘家陪嫁东西来过日子的。”周氏听了很感动，婚后三天就下厨房干活。她从小受父亲的熏陶，知书达理，上能孝敬公婆，下能体贴丈夫，勤俭持家，粗活细活样样都干。白石老人怀着对母亲无比敬爱的心情回忆道：

我们家乡，做饭是烧稻草的。我母亲看稻草上面，常常有没打干净剩下来的谷粒，觉得烧掉可惜，用捣衣的椎，一椎一椎地推了下来，一天可以得谷一合，一月三升，一年就三斗了，积了差不多的数目，就拿去换棉花。又在我们家里的空地上，种了些麻，有了棉花和麻，我母亲就春天纺棉、夏天绩棉。我们家里，自从母亲进门，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都是用我母亲自织的布做成的，不必再到外面去买布。我母亲织成了布，染好了颜色，缝制成衣服，总是翁姑在先，丈夫在次，自己在后。婚后不两年工夫，衣服和布，足足的满了一箱。我祖父母是过惯了穷日子的，看见了这么多的东西，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说：“儿媳妇的一双手，真是了不起。”她还养了不少的鸡鸭，也养过几口猪，鸡鸭下蛋，猪养大了，卖出去，一年也能挣些个零用钱，贴补家用的不足。^[2]

周氏共生有6男3女，日子过的虽清贫，却也和美舒畅。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1926年4月26日，周氏去世，享年82岁。

齐白石出生的年代，席卷大半个中国、历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大起义，刚刚被曾国藩率领的湘军镇压。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是太平军作战的主要省份。连年的战争使这一带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皖南及江宁附近，“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曾国藩语），“苏省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李鸿章语），浙江“人物凋耗，田土荒

芜”，“残黎喘息仅属者，昼则撷野菜为食，夜则就土块以眠”（左宗棠语）。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太平军西征军及石达开部虽一度打到过湖南，但不久即退出。相对长江流域其他省份，这里农民的生活还算稳定。湘军攻陷金陵后，大肆抢掠，人人富有。不久曾国藩撤裁湘军，大批湘兵解甲归田，买房置地，自以为剿“发逆”有功，横行乡里，欺压良民。正如白石祖父所言，“短毛”（指湘兵）不比“长毛”（指太平军）好，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齐白石家有几间老屋，屋虽破，住倒不发愁。有一亩水田，人称“麻子丘”，在齐家大门外晒谷场旁边，比别人家的一亩地大不少，好年成可以打五六石稻谷。年成不好的时候，白石的祖父、父亲只好外出打零工。打一天零工只能挣20几个制钱，还不是天天有得做。没有零工打的时候就上山打柴，卖点零钱。

白石出世时，祖父56岁、祖母51岁、父亲25岁、母亲19岁。祖父母只生有白石父亲一人，白石又是长孙，他的到来，给这个贫苦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齐十爷给他取名“纯芝”。小小的阿芝成了一家人的中心。

白石幼时，身体不好，他回忆说：

我出生以后，身体很弱，时常闹病。乡间的大夫，说是不能动荤腥油腻，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能吃的东西，就很少的了。吃奶的孩子，怎能够自己吃东西呢？吃的全是母亲的奶。大夫这么一说，就由我母亲忌口了。可怜她爱子心切，听了大夫的话，不问可靠不可靠，凡是荤腥油腻的东西，一律忌食，恐怕从奶汁里过渡，对我不利。逢年过节，家里多少要买些鱼肉，打打牙祭。我母亲总是看着别人去吃，自己是一点也不沾唇的，忌口真是忌得干干净净。^[3]

3岁前的齐白石，体弱多病。为给他看病，祖母和母亲到处请大夫，没钱吃药，就到药铺去说好话，求人情，赊药来吃。旧时农村缺医少药，不少人生了病就去求神拜佛。齐白石的祖母是个

虔诚的佛教徒，为了孙子，婆媳两人三天两头到寺里去烧香磕头，叩祷他的病能早早治好。

两湖地区，古时称楚。1949年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发现了一幅帛画，名为《人物龙凤帛画》。画中一妇人侧身而立，在龙凤的引导下升往仙境。这正是楚地巫神迷信思想浓重的反映。屈原在《楚辞·远游》中亦云：“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到六朝时，此道仍兴而不衰。《古小说钩沈》引梁殷芸《小说》云：“汉王琰遇鬼物，言蔡邕作仙人，飞去飞来，甚快乐也。”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发现了曾侯乙墓。该墓出土的漆内棺上描绘了神怪形象，其中有驱除疫病的方相士。《周礼·夏官·方相士》记载：“方相士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面时难（傩），以索室驱疫”。民间又传说，黄帝元妃嫫祖死于道，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因以嫫母为方相士。大概因为嫫母相貌丑陋，所以才有这样的逐疫驱鬼的神。两千年后的湖南乡间，仍盛行巫师作法驱疫的风俗。

白石的祖母、母亲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常常把巫师请到家里，为白石求神驱疫。钱没少花，病却未见什么好转。随着年龄的增长，白石的病也渐渐好了。祖母和母亲虽然很高兴，但还是特别在意，生怕他的病再犯。母亲仍旧是不沾荤腥油腻，祖母下田干活还要把他背在背上。婆媳俩常说：“自己身体委屈点，劳累点都不要紧，只要心里的疙瘩解除了，不担忧，那才是好的哩！”^[4]

1866年，阿芝虚岁4岁。这年冬天，他的病一下子全好了，完全象一个正常的孩子，全家人象搬掉了心头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头，都松了一口气。

1867年（清同治六年），阿芝的弟弟纯松出生，号效林。

启 蒙

杏子坞又名杏花村，位于湘潭县城南 100 里的莲花峰、白石铺、烟墩岭三角地之间。有一小山脉自白石铺的枫林亭蜿蜒入坞中，其状似蛇，叫“蛇形嘴”。山下有水塘称星斗塘，位于杏子坞的东头，紫云山的山脚下，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一片翠郁葱茏的景象。塘水平静，鱼虾欢游其中，水面长满了荷花。

关于星斗塘，有个美丽的传说。在很久以前，杏子坞一带的稻田水源困难，一个仙人知道后便从天上扔下一块大石头，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变成了水塘，以后人们就称它为星斗塘。

阿芝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山清水秀，但又偏僻封闭的小山村中。阿芝的祖父齐十爷是个颇有见地的农民，他认为读书识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识字才能不受人欺侮。小的时候家贫上不了学，他就自己偷偷地学，识得几百个字。他要把自己所认得的字全部教给孙子。

如果说活在这世上有快乐的话，那这最大的快乐就是长孙阿芝带给他的。齐十爷每天收工回来，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逗孙子玩。冬天到了，他穿着自己唯一的一件好衣服——一件皮板挺硬、毛又掉了一半的黑山羊皮袄，衣襟敞开，把阿芝裹在胸前。湖南的冬天又阴又冷，阿芝家常常拣些松枝在炉子里烧火取暖。齐十爷抱着阿芝，一边烤火，一边就开始了阿芝的启蒙教育。那一年是 1866 年，阿芝虚岁 4 岁。

阿芝认的第一个字就是“芝”字。齐十爷用通炉子的铁钳子，在松柴灰堆上，比划着写了个“芝”字，并对阿芝说：“这是你阿芝的芝字，你记准了笔画，别把它忘了。”从此以后，齐十爷每隔两三天，就教阿芝识一个字，并天天温习。他常对阿芝说：“识字

要记住，还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用起来会用的恰当，这才算识得这个字了。假使贪多务博，识了转身就忘，意义也不明白，这是骗骗自己，跟没有识一样，怎能算是识字呢？”^[5]

阿芝身体虽比较弱，但非常聪明，识字很快，教一个识一个，并能不忘记，全家人见了都非常欢喜。这一段时光对他以后读书习惯的养成起了重要作用，培养了他的学习兴趣。到成名之后，他仍念念不忘。《为八题霜灯画获图》中曾有这样的诗句：“柴火炉钳夜画灰”，并注曰：“余四岁时天寒围炉，祖父就松火光以柴钳画灰教识阿芝二字。”^[6]

这样的识字生活持续了几年。到阿芝7岁那年腊月，阿芝把祖父识得的300多个字全部学会了，连每个字的意思都能讲解得清清楚楚。齐十爷一方面为孙子的聪明好学而高兴，一方面又为自己家贫供不起孙子读书而愁苦。阿芝的母亲看透了齐十爷的心事，就说：“儿媳今年椎稻草椎下来的稻谷，积了四斗，存在隔岭的一个银匠家里，原先打算再积多一些，跟他换副银钗戴的。现在可以把四斗稻谷的钱取回来，买些纸笔书本，预备阿芝上学。阿爷明年要在枫林亭坐个蒙馆，阿芝跟外公读书，束脩是一定免了的。我想，阿芝朝去夜回，这点钱虽不多，也许够他读一年的书。让多识几个眼门前的字，会记记帐，写写字条儿，有了这么一点挂数书的书底子，将来扶犁掌耙，也就算个好掌作了。”^[7]

阿芝上学读书的事就定下来了。应该说阿芝是幸运的，虽生在贫寒的农民家庭，但有明事理的长辈，宁可节衣缩食，也要孩子受教育。这个勤劳、正直的农民家庭，还培养了阿芝疾恶如仇、痛恨贪官污吏的优秀品质。在阿芝的童年，有这样一件事：

我六岁那年，黄茅堆子到了一个新上任的巡检（略似区长），不知为了什么事，来到了白石铺。黄茅堆子原名黄茅岭，也是个驿站，比白石铺的驿站大得多，离我们家不算太远，白石铺更离得近了。巡检原是知县属下的一个小官儿，论它的品级，

刚刚够得戴个顶子。这类官，流品最杂，不论张三李四、阿猫阿狗，花上几百两银子，买到了手，居然走马上任，做起“老爷”来了。芝麻绿豆般的起码官儿，又是花钱捐来的，算得了什么东西呢？可是“天高皇帝远”，在外省也能端起了官架子，为所欲为地作威作虐。别看大官势力大，作恶多，外表倒是有个谱了，坏就坏在他的骨子里。惟独这些鸡零狗碎的玩艺儿，顶是不好惹的，他虽没有权力杀人，却有权力打人的屁股，因此，他在乡里，很能吓唬人一下。

那年黄茅驿的巡检，也许新上任的缘故，排齐了旗锣伞扇，红黑帽拖着竹板，吆喝着开道，坐了轿子，耀武扬威的在白石铺一带打圈转。乡里人向来很少见过官面的，听说官来了，拖男带女的去看热闹。隔壁的三大娘，来叫我一块走。母亲问我：“去不去？”我回说：“不去！”母亲对三大娘说：“你瞧，这孩子挺别扭，不肯去，你就自己走吧！”我以为母亲说我别扭，一定是很不高兴了，谁知隔壁三大娘走后，却笑着对我说：“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8]

周氏的话，对阿芝的影响甚大。他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过着“澹泊宁静”的生活。这种思想在他的许多印文中都有反映，如“星塘白屋不出公卿”、“白石草衣”、“独耻事干谒”、“牵牛不饮洗耳水”、“摧摧痴”等，都表示不愿曲意奉迎官宦，无意改变农家本色，甘愿粗衣淡饭，布衣终生。他曾对朋友樊樊山说：“我平生以见贵人为苦事。”并自题诗：

穷到无边犹自豪，
清闲还比做官高。
归来尚有黄花在，
幸喜生平未折腰。

1870年，阿芝的外祖父周雨若在枫林亭附近的王爷殿设蒙馆。枫林亭在白石铺北边的山坳上。这一带是衡山山脉的一部分。衡山俯瞰湘江，山势雄伟，有七十二峰，绵亘数百里，自古便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地。

正月十五一过，阿芝穿着母亲给他缝制的蓝布新大褂，来到外祖父的蒙馆，行拜师礼。“照例先在孔夫子的神牌那里，磕了几个头，再向外祖父面前拜了三拜，说是先拜至圣先师，再拜受业老师，经过这样的隆重大礼，将来才能当上相公。”^[9]从此，阿芝就正式读书了。

枫林亭蒙馆离星斗塘3里多路。每天清早，齐十爷送阿芝去上学，傍晚再接阿芝回家。路程虽不远，但却都是黄泥路，尤其是逢下雨，便满地泥浆。齐十爷总是一手举伞，一手提饭，并扶着阿芝。泥塘太深了，他就把阿芝背在背上，真是辛苦。

阿芝上学，首先读《四言杂字》，这是当时启蒙的必读书。由于阿芝有基础，不久就把一本书读得烂熟。外祖父周雨若高兴极了，于是开始教《三字经》、《百家姓》，阿芝是班上读得最好的学生。又教读《千家诗》。诗引起了阿芝的强烈兴趣，觉得琅琅上口，音调也好听，越读越有味，越读越入迷，自己认为好的诗，更是常挂在嘴边，简直成了小诗迷。由于《千家诗》读得好，为后来读唐诗、写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旧时读书，就是死读书，读熟了要背，背要流利，熟记于心。阿芝读书肯用功，从蒙馆回到家中，手不离书，口不离书，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保持到老。他曾刻一方“一息尚存书要读”的印来勉励自己。

读书之外，写字也是蒙馆的一门功课。那时学写字要用描红纸，纸上有印好了的红色的字，写时按着它的笔姿，一笔一画地描。这也是阿芝最喜欢的功课。齐十爷把自己珍藏了很久的一块断墨，一方裂了缝的砚台给了阿芝，又为阿芝买了支新笔和描红

纸。阿芝以前是用松枝在地上写字，还为邻居的小胖子画过像。现在有了全套的工具，他天天在描红纸上描呀描的，描腻了就画起画来。

湘潭地方旧时有这样的风俗，新产妇家的房门上，要挂一幅雷公神像，据说是镇压妖魔鬼怪的。这种神像大多出自乡里画匠之手，用朱笔画在黄表纸上，笔意粗糙。周氏生纯松时，齐家房门也挂过雷公像。阿芝见了觉得很好玩。一天，阿芝在邻居家又看到了雷公神像，越看越觉得有趣，就想画几张。晚上放了学，阿芝和同学们来到雷公像下，取出笔墨砚台，在描红纸上画起来。可画了半天，就是画不好。雷公最早出现在《楚辞·远游》：“左雨师使侍兮，右雷公以为卫。”汉代王充在《论衡·雷虚》中这样描绘雷公：“图画之二，图雷之状，累累如鼓之形。又图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击之意也；其魄然若樵裂者，椎所击之声也。其杀人也，引连鼓相椎，并击之矣。”王充描述的雷公形象还有别于后来庙宇中所塑、画的雷公神像。晋干宝《搜神记》中谓雷公已是“霹雳头似猕猴”；唐李肇《唐国史补》则记载雷公“状类彘”，则其唇吻已渐突出。《三教搜神大全》则谓雷公“鸡形”，“妖其头，喙其嘴，翼其两肩，左尖右椎，足踏五鼓五升，天帝封之为雷门荀元帅”，这就是近代雷公的形象。所以年幼的阿芝觉得雷公怪模怪样的，很不好画。他依着画上雷公尖嘴薄腮的样子，画成了一张象只鸚鵡脸的怪模样。阿芝怎么看也不满意，但自己又改不了，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他搬了一只高脚木凳蹬了上去，又找了张包过东西的薄竹纸覆在画像上面，用笔勾描起来。画好了一看，和原画像简直一般无二。阿芝体验到了一种莫大的快乐，也使他从此和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成就了中国画苑一代宗师。

阿芝能画的消息在蒙馆的同学中传开了，很多同学都来请阿

芝画画，小伙伴们是阿芝作品的第一批观众和欣赏者。在反复的描画中，阿芝把握形象的能力提高了。同学求画数量的增加，更加激励了他画画的热情和兴趣。他不断地画，每天除了习字背书就是画画，他为画而陶醉。没有见过模样的雷公神像已不能满足阿芝的创作需要了，他开始画自己所见到的东西，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螃蟹、青蛙、麻雀、喜鹊、蝴蝶等等，是他最熟悉的，也是画得最好的。他还画人像。他对常在星斗塘钓鱼的一位老者发生了兴趣，于是就一遍一遍地画，不知画了多少遍，终于有一天拿给小伙伴看，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象极了！”在孩子们的眼中，这是最好的称赞了。

阿芝画画都是用描红纸，常常是撕下习字本的一张再裁成两半，一半一半地画。画得越多，撕得越多，一本描红纸，不到几天就用完了。周雨若看阿芝写字本用得那么快，起初以为是习字用了，后留心观察，终于发现了阿芝作画的秘密。他很生气，叫来阿芝训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只顾着玩，不干正事，你看看！描红纸白费了多少？”被老师训斥以后，阿芝表面上似乎是不画了，但背地里却越画越多，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的画瘾，已是很深，戒掉是办不到的，只有满处去找包皮纸一类的，偷偷地画，却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尽量去撕写字本了。^[10]

秋天到了，田里的稻子一片金黄，快要收割了，蒙馆就放“扮禾学”了。这一年的年景不好，田里歉收，平常就很艰难的阿芝家，日子就更难过了。阿芝的母亲周氏只好忍痛把阿芝留家里，帮着做点事。读书不到一年的阿芝就这样辍学了。家里没粮食吃，阿芝就去田里挖芋头，拿回家用牛粪煨着吃，还挖野菜充饥。小时候这段艰难的时光，给阿芝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他画芋头时，就题诗云：